

对四川新型工业化的几点认识与建议

◆ 骆 玲 赵 放 曹 洪

摘要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具体到工业领域就是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共四川省委也先后作出“突出新型工业化主导作用”“以工业为主体建设具有四川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工业兴省,大力实施制造强省战略”等重大战略部署。为此,本文在深刻认识新型工业化这一重大实践命题的时代内涵与演变趋势的基础上,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立足省情实际,重点对四川新型工业化的阶段特征进行科学研判并提出相关发展对策。

关键词:四川省;新型工业化;阶段特征

准确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时代内涵与演变趋势,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立足省情实际,科学研判四川新型工业化阶段特征及提出有效策略,这对当前四川突出新型工业化主导作用,实施制造强省战略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而言意义重大。

一、新型工业化的时代内涵与演变趋势

依据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的定义,从动态与广义的视角分析,新型工业化是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通过将新要素(数据)、新技术(互联网、大数据、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新组织(平台企业)、新约束(绿色低碳等)纳入生产函数,激发和决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企业形态、劳动者素质和经济制度、社会变迁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等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是一个具有时代情景(数字经济、低碳经济、服务经济)、中国特色(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我国过去践行的工业化道路)和动态演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实践与理论创新:从两化融合、三化协调到四化同步的历史嬗变)的概念,其主要特征为:新型工业化是传统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创新驱动的深度工业化,是以制造业为根基走向更高层级的实体经济,更加强调“两

化”深度融合与“四化同步”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趋势下,工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与演变趋势突出表现为:制造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同时还具有开放化、柔性化、共享化等趋势特征。

综上,在推动四川新型工业化进程中,既要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时代内涵,遵循世界工业化演变的一般规律,还要结合中国特色和省情实际。当前只有摸清楚阶段性特征,才能找准四川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二、四川新型工业化的阶段特征

四川现代工业起步于“一五”至“三线”建设时期并奠定具有战略后方特色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涵盖 41 个大类、以“5+1”优势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工业体系,2006 年后规上工业增加值一直保持全国第 8 至 10 位次,为四川跻身经济大省“挑大梁”。当前,四川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型、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及由数量型向数量质量并重、从浅度到深度过渡的时期,还没有全面实现工业化,工业现代化水平亟需进一步提升。

发展基础虽好但规模能级有待提升,工业化

作者简介:骆玲(1965-),男,四川南江人,西南交大四川省产业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四川省决策委员会委员,新型工业化与制造强省研究智库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赵放(1982-),女,重庆北碚人,西南交大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新型工业化与制造强省研究智库专家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曹洪(1975-),男,重庆忠县人,西南交大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新型工业化与制造强省研究智库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基金项目:四川新型智库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四川新型智库重点研究课题”

不充分不均衡。近年来,四川经济总量、规上工业营收与增加值持续稳居全国第6、7、8位,规上工业增加值阶梯式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在30%以上。但四川工业营收和增加值均不及广东或江苏的一半,制造业与第一梯队粤苏鲁浙更不在一个量级,如2021年四川制造业增加值分别落后GDP排位居前、后的河南与湖北4009亿元、1638亿元,仅有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的营收突破万亿;工业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2016年后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到4个百分点,2022年甚至低于全国4.2个百分点,在6个经济大省中倒数第一,比最高的江苏低10.6个百分点,与建设工业强省的目标不相匹配。四川目前拥有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4个,相差山东1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其中一个是与重庆共建),相差江苏7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3个,相差山东4个。对照工业强省工业占比、贡献率长期稳在40%左右和营收跨入10万亿级等指标,四川工业化尚有拓展空间。此外,省内工业发展不平衡,成都平原经济区工业增加值逾9000亿元,是其他4个经济区总和的近1.5倍;巴中、阿坝、甘孜等地工业化率在16%—21%之间,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行业企业分化加剧,2022年工业41个大类行业中只有19个实现增长,39户50强企业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63.6%;65家国企的营业收入、利润指标分别占全省百强的68.07%、72.24%。

发展质量已有起色但创新驱动的“两化”融合的深度还不够。2021年四川投入R&D经费1214.5亿元,总量排全国第7,投入强度排第11,但远不及研发经费支出超过3800亿元、投入强度超3%的广东等先进省市。2022年,四川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4.7%,与广东29.9%、江苏24.0%的差距明显;数字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大关,占GDP比重超过3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个百分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仅1家,研发设计、成果转化等功能性平台和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滞后,缺乏影响力大的科创平台、高水平的科研机构、专业化的孵化载体。在高端芯片、电子制造、消费电子、工业软件、高端数控机床等领域,部分关键技术尚处空白,存在不同程度的“卡脖子”风险,部分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和关键生产设备严重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存在隐忧;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方面,产业数字化“赋能提效”相对滞后,缺少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产业巨头,“双跨”平台、平台型企业和制造业链主企业、单项冠军、灯塔工厂等数量相对较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力,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人才、关键技术不足问题较为突出;头部企业多为单兵作战,资源共享和整合能力不够;成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就占全省比重64.3%,随着省内部分地区能源、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地区间“数字鸿沟”及“两化”融合水平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跻身工业大省但更高层级的实体经济与企业雁阵仍需培育。2022年四川全部工业增加值总量达1.64万亿元,继续领先全国工业大省第三梯队、排中西部第2,但与东部先进地区相比,四川重化工业、资源型初级加工业占比较大,高技术制造业、战新产业等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充分,仍未成为工业化主导力量;资源利用低端化、精深加工不足,高附加值产品和有影响力的工业品牌不多,新能源汽车制造仍是绿色低碳产业的一大弱项。四川拥有世界500强3家、上市公司171家,分别相差广东14家、687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12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9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350家、国家单项冠军企业22家,分别相差浙江66、98、728、167家。四川制造业龙头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偏少,铸造、表面处理、印染等关键核心环节缺失,本地配套率偏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不深,导致产业集群发育不足。

点燃主引擎但多目标协同、多任务叠加、多路径并行压力大。四川被赋予“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使命和服务国家全局的“六个担当”(担当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担当维护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担当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担当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担当助推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担当服务国家治边稳藏)等时代使命,亟待加快探索建立创新、协调、生态、开放、安全等多目标协同的四川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四川“新四化”在时间演进、空间一体、功能耦合上还存在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工业化中期、后期、后工业化阶段的特征在不同区域显现并相互交织,以至于新型工业化没有统一模式和路径可依。可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压下的四川新型工业化的工作难度之大、任务之繁重。

推动大转型但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开放化发展挑战多。具体而言,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的水平发展与纵深发展相互作用。一方面科技创新驱动工业结构升级,从低端加工向智能制造等“高端”攀升;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演进、群体突破、交叉融合,“技术—产业”交互迭代、双向渗透,加速工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柔性化等方向演进,引发更深远产业变革,带来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因此,四川要抓住智能制造等产业技术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增量带动存量、提质增效,促进工业高端化发展。工业绿色化转型与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相融互促。四川经济发展、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总规模仍处于“双上升”阶段,需要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保持绿色低碳工业“量质”稳定增长的竞争优势;由于要素禀赋、产业基础 and 创新能力上的差距,四川在短期内重点依赖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与应用实现工业绿色化并不现实。未来,绿色制造将以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作为优先切入点和主抓手,推动更多的高载能行业优先使用绿电,为绿色生产技术、末端处理技术研发与应用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工业化率再提升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相互制衡。国内工业强省工业化率保持40%以上的时间均超过20年,而四川在2010~2011年短暂超过40%后便开始回落,近年来一直在28%左右低位徘徊。与此同时,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从30.1%迅速增长到52.5%。四川并未真正意义上迈入服务经济时代,而是在工业发展不充分、未饱和情况下,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或对服务业“过度粉饰”。新型工业化势必会推动工业化率再上台阶,但同时工业服务化、工业向服务业结构转型的趋势又会形成一股向下拉扯的力量,将导致四川在今后一定时期工业化率呈现缓慢回升、波动式发展的特征。工业开放化与自主可控之间不断动态调整。近年来,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分散化趋势明显及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工业企业不断在产业效率与产业安全之间做出权衡。如何在最大限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把产业风险降到最低水平是现阶段四川新型工业化必须考虑的问题。一是短期内无法实现自主可控的行业,继续寻求多元化开放,加强与断供能力弱的国家合作,为实现国内替代争取时间;二是有一定竞争力和可控度的行业,为服务国家全局、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其全球价值链逐渐回缩,带动更多生产环节留在本地或国内。

三、推进四川新型工业化的建议

做大做强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的“四川制造”为支撑的实体经济,重点发力以高端装备为代表、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先进制造业和以数字经济引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一批高端高质高新的世界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四川智造”品牌。

一是以观念更新为先导,强化规划引领、制度先行和组织领导。利用多渠道、多手段进行立体宣传与专题培训,营造新起点上加速推进四川新型工业化的浓厚氛围,加强工业文化建设,让更广泛的地域、行业 and 人群接受先进工业文明洗礼;适时启动“四川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规划”“先进制造强省战略”等编制工作,研究制定相关行动计划、配套政策;对标先进,构建赋予四川特色的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成立由省领导牵头、省级相关职能部门和(市)一把手为核心成员的“省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同时成立“强化要素保障工作专班”,下设综合协调组、政策研究组、督导推进组。对五大经济区实行“一区一省领导,划片包干”责任制。

二是坚持量质并重,聚力提升工业化水平与制造业的发展能级。实施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计划、“6+1”企业培育雁阵计划,打造国家重要产业链备份基地。将已入选“国家队”的电子信息(含软件和信息服务)和高端能源装备两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成为世界级的标志性产业,推动晶硅光伏、动力电池、钒钛稀土新材料、天然气综合利用等优势产业向更高能级——创新型集群迈进;补齐新能源汽车制造短板,铸造清洁能源产业上下游全产业链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使之成为我国“端牢能源饭碗”的重要支撑;利用川藏铁路、成渝中线等西部重大铁路工程建设机遇,抢滩布局“高原高寒高速和智能”等先进铁路技术引领的新一代轨道交通产业,助推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业实现弯道超车;强化食品轻纺、医药健康产业的优势整合与重塑,高质量建设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群,开辟“川菜”预制菜、细胞基因治疗等新赛道。重点培育一批制造业领航企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促进“贡嘎培优”“珠峰攀登”计划的融通与协同;积极引导省属国企和国有资本在重点产业集群、产业链关键环节等进行战略布局,推动(下转第7页)

双方之间的信息对称水平,注重数据、技术在税收风险管理中的深层次应用,统筹征管资源为基层一线减负,不断充实精兵强将到各级数据风险序列,最大限度解决人、事不匹配的矛盾。

(四)夯实人力保障支撑打造复合团队

大力培养了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具备税收业务专业知识,可以独立编写代码提数分析的复合型人才,避免因人才缺乏等主观原因造成税收风险管理发展的迟滞和割裂。在各级税务机关广泛开展“智税”竞赛,选拔从事数据提取、信息化管理,以及有前沿技术研究背景的专业人才,投入到系统性平台建设、业务与技术融合创新等工作中,施展所学所长并通过工作持续锻炼提升,实现税收风险管理人力资源效用的高质量聚合和延展,不断夯实税收现代化改革创新的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邓力平,陈丽.坚持党的领导 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税收力量[N].中国税务报,2022-10-26(B1).
- [3] 李万甫,刘同洲.深化税收数据增值能力研究[J].税务研究,2021(1):110-119.
- [4] 刘昊.人工智能在税收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探析[J].税务研究,2020(5):79-82.
- [5] 李金昌.大数据应用的质量控制[J].统计研究,2020(2):119-128.
- [6] 马敏.“互联网+税务”背景下税收征管现代化问题研究[J].税务研究,2019(2):109-113.
- [7] 张斌.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J].财政科学,2018(8):23-27.
- [8] 孙存一,谭荣华.“互联网+税务”推动税收大数据分析的路径选择[J].税务研究,2017(3):9-13.

(上接第 3 页)有条件的国企成为先进制造业链主企业,不断增强四川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自主可控性和根植性;研究制定国资创新投入失败免责规定,支持国企实施创新型战略转型。

三是集聚各类要素资源,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技术创新高地。按照“分清轻重缓急、聚焦重大、紧迫先行”的原则,适时发布“四川省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清单”、科技重大专项“卡脖子”技术攻关项目榜单,建立“企业出题、政府立题、全球创新资源协同破题”的揭榜挂帅机制;引导产业创新资源要素“多核心集聚、链条式反应、体系化联动”,激励行业龙头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持续加大科创投入,布局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与新兴产业聚集地融合发展的大生态系统;强化人力资源供给与新型工业化需求衔接匹配,推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一体化的平台体系建设与资源共享,构建“产教城”融合发展新格局。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把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夯实成为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撑杆跳的“支点”、绿色制造夯实成为产业竞争力的最大提升点。

四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着力优化全省新型工业化空间布局。把人口产业最为密集、基础设施最为完善、发展条件最为优越、增长潜力最为巨大的沿成渝、沿西成、沿成贵等高铁经济带和沿长江、沿沱江等沿江经济带以及三大省域副中心、四大省级新区、若干国家级省级重点园区与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园区等作为四川新型工业化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加以培育;统筹与深化省内产业分工和产业配套,构建省内大市场及在全省范围织链成网集群,重点打造成成都都市圈和成德绵经济带先进制造业集聚区、成眉乐宜世界级晶硅光伏产业带、宜宾—遂宁—成都世界级动力电池产业基地、攀西世界级钒钛稀土产业基地、宜宾—泸州世界级浓香白酒产业区和川东北、川南、川中天然气千亿方产能基地等;推动新型工业化有效衔接“四化同步”、东西协作、区域协调、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形成产业链带动的乘数效应和产业集群协同效应以及一体联动、各具特色的“五区共兴”的协调发展格局;积极探索“成渝研发+市州制造”“成渝资本+市州资源”“成渝产业链+市州要素”“双向飞地园区”(科创飞地、产业飞地、人才飞地)等产业合作模式,将四川各地先进制造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环节嵌入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乃至全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

参考文献:

- [1] 张培刚.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J].经济学家,1992(4):54-55.
- [2] 黄群慧.“十四五”时期深化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挑战与战略选择[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24(2):5-11.
- [3] 易信.实施深度工业化战略 推动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22(8):27-28.